

独一无二的回忆录
一条通向中国心的道路



蓝

BLU CINA

· 中国

一位中意混血儿的半生传奇

(意大利) 何韵竹 著 张朝霞 译

Bamboo Hirst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藍

BLU CINA
· 中国

一位中意混血儿的半生传奇

(意大利) 何韵竹 著 张朝霞 译
Bamboo Hixst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Copyright © 2005 Bamboo Hirst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8—0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中国 / (意) 何韵竹著; 张朝霞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0. 1

书名原文: Blu Cina

ISBN 978-7-5360-5794-4

I. 蓝… II. ①何…②张… III. 何韵竹—回忆录 IV. 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067 号

责任编辑: 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7 2 插页

字 数 26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致 谢

感谢薛欣然，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良多；正是因为她的努力，我的这本书也才得以翻译成中文，从而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中国之于我的重要性难以言表：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并度过了我的童年岁月。中国是我的祖国，它在我心中永远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无比思念那片故土上善良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日寇侵华期间给予我关爱和保护，对我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们。因为我那有别于中国孩子的外貌特征——一头卷发和大鼻子，农民们将我藏匿在乡下以免遭日军的迫害。

我还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译文室主任兼编审林宋瑜，感谢她和这家颇具威望的出版社，使我的这部作品能与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从而使我终于“功德圆满”——始于中国，而今又复归中国，我的生命之环终于形成了一个闭环。

Bamboo Hirst (何韵竹)
于意大利

序

——一根中国翠竹在西方茁壮成长

我与何韵竹是在伦敦一个新书推介会上相识的。2007 年秋，麦克米伦出版社于亚洲之家（Asia House）首推华裔女作家吴帆的《二月花》（*February Flowers*）和梁伟的《玉之眼》（*The Eye of Jade*）。应邀到场的华人寥寥无几，我和何韵竹可谓中国作家的“娘家人”了。何韵竹一袭黑色的中国丝绸晚装，端庄典雅，不禁令我想起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美女图。我们以一种典型的“海外华人”方式沟通交流，言语间夹杂着英语、普通话和上海话。面对何韵竹一口漂亮的上海话，我脸红地承认自己不懂祖籍乡音。我在北京生长，不能算作一个理由，因为比起意大利，北京距上海要近得多！

何韵竹是一位意大利外交官和一名中国歌手的爱情结晶。她出生在中国，1953 年即她 13 岁时离开中国前往意大利寻父，现轮居伦敦和米兰两地。深受东西方文化交融影响的她为自己取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何韵竹。

我为他人的书作序有一个惯例，即在开笔前，我需要通过一些信息渠道学习一些该书作者所处的地域文化和历史，然后，我便与作者见面详谈，或是至少进行三次电话的沟通，以便了解其作品的“话外音”，确认我对作品所理解的内涵外延。

我在电话中向何韵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您只有 10 分钟

的时间让人们了解您是谁，以及您的《蓝·中国》，您最想对读者说的
的是什么？”

我知道，没有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讲述逾60年的人生故事，
也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归结于一本书中，哪怕那是一本上千
页的巨著。记得我采访过的一位南京老奶奶曾对我说：“人生的初始
就像一个没有完成的感叹号，只有一竖，没有一点。——那一竖什么
也不是，连数字符号也算不上。而那个‘点’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家
庭、一份成功的职业、一本写完的书、一棵种好的树，或是一门烹饪
的手艺。”这位老奶奶说，她一直在想着自己临终前要对子女们说的
几句话，因为那几句话是她生命的感叹号“！”。所以，我很想知道何
韵竹的那一个点是什么，那是一个10分钟能够说清楚的答案。

她的回答是：“在这本回忆录中，我最想告诉人们的是，只要有
那么点儿运气和决心，一个人就能将生活中消极的东西转变成积极的
东西。作为中意混血儿，我在童年因相貌‘另类’遭到歧视，但是成
年之后，正因为我的相貌‘另类’，我才得以进入时尚界，并且获得
了事业的成功。另外，那些我曾不得不面对的困难也给了我丰富的创
作素材。尽管我在童年时经历了梦想的破灭，特别遭到自己亲生父亲
的遗弃，但是我依然对他人充满信任和阳光。我的一生中遇到过许多
好人，读者在这本书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善举令我永生
难忘。在中国，那些善良淳朴的农民将我藏匿起来以躲避日本人的追
捕。在意大利，一些老师免去了我的学费；当我因囊中羞涩，无法去
参加学校组织的出游活动时，好心的同学们便写下一些游记给我看。
人们的善良、宽仁，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作为回报，我也始终怀有一
颗仁爱之心，乐于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我善待每一个人，对每
一个人敞开心胸，因为他们是我不断学习的源泉和动力，这也使我能够
始终保有一颗年轻的心。”

何韵竹只用了8分钟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而我们的这次通话
也没有超过一小时，大多是关于她的事业和写作。何韵竹在意大利时
尚界摸爬滚打40年，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不仅如此，她已在意

大利出版7本专著。这几本书都是关于中国，关于她浓郁的中国情结的作品。何韵竹对我说：“在这些书中，我试图以一个生长在中国的中国人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不过，正如著名学者林语堂所言：‘理解中国是行不通的，你只能感知它’。我笔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文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写作的素材，而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敢肯定读者会从《蓝·中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发现这一点的。”

第二次通话时，我问何韵竹为什么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个中国人。何韵竹在13岁时即离开中国，之后逾半个世纪一直久居欧洲，我很想了解，什么使她如此肯定自己是位中国女性呢？她说，“自童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双重文化之中。比如，小时候，每逢星期六我会和我的中国老阿妈去庙里烧香拜佛；而到了星期天，我会与法国传教士们到教堂做礼拜。还有，在中国，我得在日本鬼子面前把自己的大鼻子遮掩起来；而到了意大利，小孩儿们都奇怪为什么我的鼻子长得那么小。再到后来，白天我游走于意大利的时尚界，而到了夜晚，我换上中式服装，品着绿茶，读着关于中国的书报，谈论着关于中国的话题。我知道自己有一颗感知中国的中国心。我会为某些西方人歪曲事实、丑化中国而义愤填膺；我更会为中国犯的错误、走的弯路而黯然神伤。要知道，我是多么自豪自己在许多层面上就是一位中国女性啊。”

那一次我听到了许多她“家中的故事”。何韵竹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英国人，他们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们在英国和意大利分别安了家，并季节性往返于两地之间——在英国世界精神文化的中心，与意大利世界美味著称的佳肴之间享受着一个国际家庭的祥和。

第三次通话时，我们两人都很动情。我们谈的是在中国和西方所见到的中国女性。不错，自打呱呱落地，作为中国女子，我们就一直在努力拼搏，力争以作为中华女性为骄傲。但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

被这个社会真正地认可了呢？加拿大著名戏剧导演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导演过一部有关中国女性形象的作品——《龙之三部曲》（*Dragon's Trilogy*）。这部讲述东方人在西方挣扎奋斗的戏剧，描写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魁北克一群来自中国的洗衣店女工，观众看不到她们自尊的脸面，听不到她们心灵的声音，剧中的她们打着太极、耍着武术，以此表现她们是“龙的传人”。这就是西方人臆想的中国，这就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女性的印象。诚然，对于陌生的异域文化，任何人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摸不着头脑的”。但是勒帕吉同时想要表现的是，那些第一批在北美扎根下来的华人女性是低着头，不为人所知的。

何韵竹说：“毛泽东让中国妇女顶了半边天，相比解放前中国女性因受传统礼教束缚足不出户、不得参与任何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情形而言，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于1987年，也就是阔别中国30多年后重返故里时看到了这些变化——中国女性的脸比以前舒展多了、快乐多了。”

我告诉何韵竹我常在西方的媒体采访中运用一个很简洁的比喻：快乐的面孔需要健康的食物、充足的休息和良好的精神环境来滋养，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我从她那富有传奇色彩般的一生中，看见了一张幸福快乐的中國女性的脸，也看到了她的人生所构筑的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记得我开笔写此序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为什么给此书起名《蓝·中国》？

“那些穿着清一色的蓝色衣衫的中国女性让我想到了这个名字。蓝色是苗族的传统色调。苗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在淳朴善良的苗家人中，有我的母亲，还有我的保姆、奶妈和厨娘。她们赋予了我一颗充满感悟的中国心。蓝色是唤醒记忆的风，它让流年往事重塑并

展现新生。蓝色是遥远的中国。蓝色是我的思乡梦。”何韵竹喃喃道，好像在吟颂一首诗。

之后，我与何韵竹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不期而遇在英国一些与华人相关的文化活动中。要不然就“相逢”在电话上，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伦敦，两个“舍不得”的中国女人，漫谈了许多有关“自家根儿”的话题，从书法和阴阳到饮食和中草药，还有我们两人都喜欢的酒酿——长江流域一带女性常饮用的滋补品。我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些话题中翌日继夜。何韵竹与我最强烈的共鸣是，关于当今的中国，人们都应该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去学习和倾听。并且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和社会：中国的价值不只是当地报纸上与日俱增的经济数据和各国政客演讲中的政治崛起，中国的真正价值是我们五千多年传承下来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我们曾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一起演示了我们童年共同的游戏“手帕老鼠”——一只用手帕折成的老鼠，它通过指间运动会跑会跳，这是电脑游戏发明前，无数中国母亲逗宝宝玩的游戏，好像也是一个地道的“made in China”。

谢谢何韵竹，我相信，您的《蓝·中国》会为您的同胞读者展现一棵中国翠竹是怎样在异国他乡一节节地茁壮成长的。

薛欣然

2008年12月伦敦

薛欣然：旅英华裔女作家。1958年生于北京。1989年至1997年，先后任河南与江苏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1997年，移居英国，将部分采访素材撰写成书——《中国的好女人们》（*The Good Women of China*），已在全球以三

译者序

我凝视着她的这帧照片。她托着腮，眼望前方，深邃、宁静。她有一双传神的杏眼，像是在对你诉说着她的凄美故事。她温婉灵秀，骨子里流淌着苗家的血脉却一如江南女子的气质神韵。她虽已年近七旬，但依然风姿绰约，让你遥想她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丽人。

她叫何韵竹（Bamboo Hirst），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是的，“韵竹”，这就是她，遇风不折，笔直挺立；不畏艰难，坚强不屈。

她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女人，一位中意混血儿，父亲是意大利外交官，母亲是上海滩上学意大利美声的歌手，也是苗族名门后裔，他们在30年代的上海相遇……战火，乱世，这似乎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和命运。她一出生就缺乏父母之爱和亲情，她在传教团和修道院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十几年里，她只能与善良的保姆老阿妈相依为命。13岁时，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离开中国只身远渡重洋，投奔在意大利的父亲。然而，等待她的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是被遗弃，是孤儿院的凄清。与众不同的外表曾经是她难言的隐痛，但正是这份独特让她走上T台，成为意大利时尚界的一名宠儿。阔别故土30多年后，她终于于80年代重返梦萦魂牵的中国。再后来，她成了作家，她的主题只有一个——中国。

她很中国，有一个东方韵味的名字，有一张东方清秀的面孔，更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正如序言中所说，她就宛若一根生长在西方的翠竹，欲摧弥坚，傲然挺立。毫不夸张地说，她就是在西方传播有关中国影像和声音的代言和信使。

细节描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心理刻画、景物描绘，于细微处见真情，作者那浓浓的中国情结溢于言表。命运多舛，时空变幻，你会发觉自己已经融于这个故事，与之共欢笑、哭泣、唏嘘……

感谢父母，感谢你们永远的理解和支持；感谢女儿，感谢你对我埋头工作而对你忽视的宽容；感谢挚友张晓红、崔晓文，感谢你们温暖的关怀与鼓励，让我能够在翻译的这条道路上不懈攀登。

张朝霞

2009年4月

引 子

蓝色，是苗族风情，
牵系着剪不断的血脉亲情；
蓝色，是唤醒记忆的风，
让流年往事复活重生；
蓝色，是梦萦魂牵的中国，
千山万里不能阻隔；
蓝色，是阴郁的思念，
满载着我的思乡梦。

《蓝·中国》描写的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的事情。通过口耳相传以及我自己研究所获得的广泛的参考资料，我得以将历史重塑和还原。书中所描述的人物、背景和事件都是真实的。全书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我的父亲母亲——东西方之遇的故事。

第二部分描写了少年的我被迫离开中国来到意大利，面对文化冲击建立新生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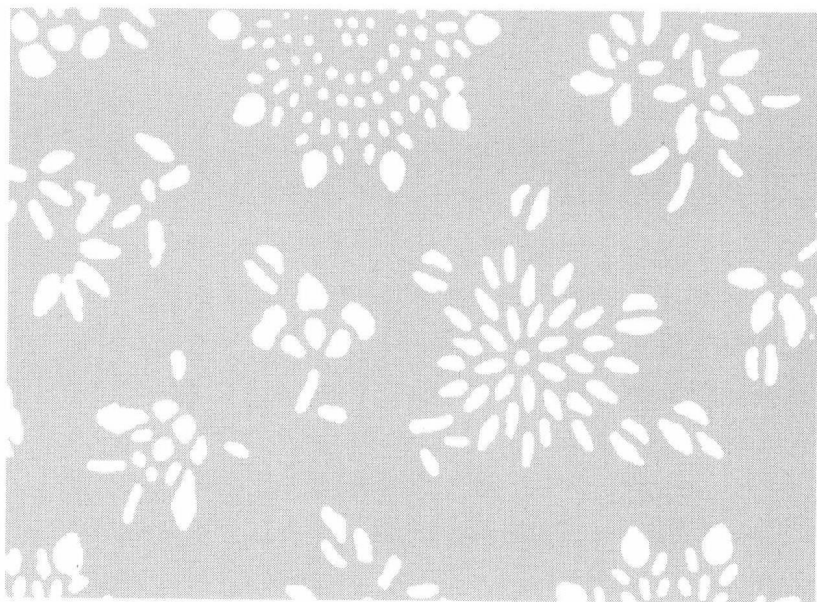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描述了我阔别中国 30 余年后重归故里的故事。我急切地寻找那曾经熟悉的场景和声音，尽管我知道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再找到那些地方不过是一个痴心妄想。

我无须再用我的指尖抚摩那地图上中国的版图，无须再通过外在的方式表达我无尽的情思，因为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和欲望，中国于我曾经意味着和依然意味着的一切，都已深植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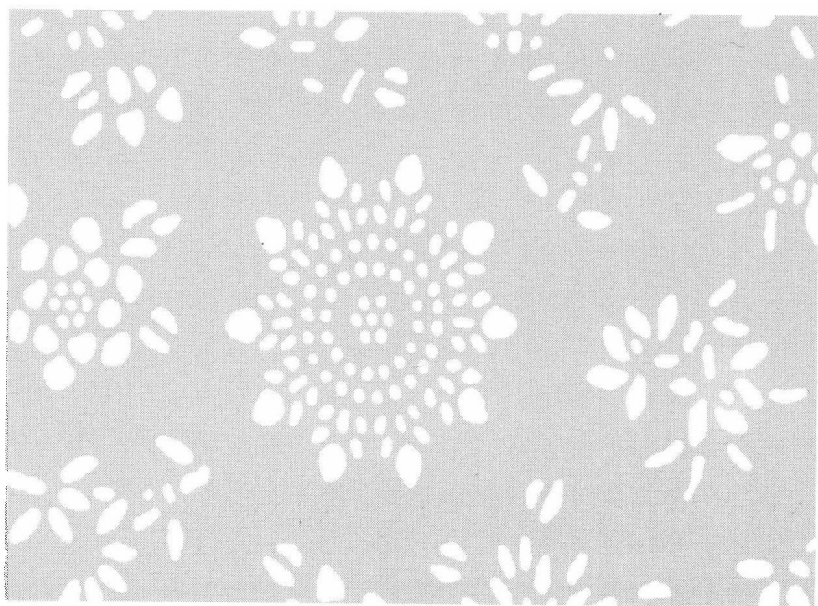
“理解中国是行不通的，你只能感知它。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它的与众不同，那么推理和图表、统计演绎也是无能为力的。”林语堂写道。我所描写的中国不是一个文学之地，也不是一个写作的托辞，而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蓝色是苗族的传统色调，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苗家的血液。

我也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岁月经年，我已在意大利落地生根，意大利语真正成为了我的母语，这正是我决定用意大利语来说出我的故事的原因。



第一部分 我的父亲母亲



那个气味真让我恶心。我呆坐在那里，眼睛盯着那个盛满了奶咖啡的大碗。她们执意要我喝下去，尽管它已经冷却了数小时。

修女们认为我调皮捣蛋。我无法解释在中国只有小宝宝才吃奶，而且还只吃母亲的奶，哪里会有这些奶酪和乳制品。

我没有申辩，因为我不希望孤儿院的其他女孩子嘲笑我。那帮家伙在发现我曾被“卖”给一位中国地方官之后就开始笑称我为“中国官太太”了。

这位地方官实际上是个权重一方的人物，就像旧时那些品阶很高的官吏，有权有势。按照习俗，此公也是妻妾成群，他的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婆们与他同住在他的官邸内。

那座大宅子四周都是樟脑树和橡树，宅子里的每个房间都摆上了夜来香和连翘花。

那些年间，他一直捐助法国传教团，也就是我的家。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正在阴凉的庭院里玩耍。

那天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了一件蓝色丝制长袍，鞋尖从袍子里露了出来。那是一双用软缎子制成的鞋，刺绣鞋面，丝绒裹边，做工十分精巧，与那套便装相得益彰。

他的权势和霸气我一直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坐上了他的人力车。搁脚板旁装了一个铃铛，有时他会不耐烦地用脚踩那个铃铛，好像在对车夫说：“一直往前走，从人群中穿过去。”车子所经之处，所有的人都肃穆而立、鞠躬行礼，大家自觉地让开一条路，好让他的车子通行。

表面上，他是一个非常和善且富有的人，彬彬有礼，我对他怀有

爱戴之情，就像女儿热爱自己的父亲。当他听说我父亲可能死去的消息时，我还以为他是想收我作养女，当时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对我毫无父女之情。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是想收养我，而是想把我收做他未来的小老婆：等我年满 15 岁，他就纳我做他的“五姨太”。

当我意识到他的真正企图时，我失望至极。

他给我的印象是仁慈善良、慷慨大方，仅此而已，年少、不谙世事的我哪里懂得事物的两面性。

1

我的祖宅坐落在杭州一个名曰远芳山的山顶上，远眺西湖。1855 年以来，那里就是我的中国祖先三代人的居所。一根细丝线将我的中国祖辈与我相联，作为半个意大利人，作为那条血脉唯一的女性传人，我仍然保留着那个家族的姓氏。祖辈们的故事说也说不清，我越是溯本求源，就越是因那些难以捉摸的事实而困惑，愈发感觉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

不少学者认为，苗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 4000 年前。苗族先民居住在长江中下游，主要在武陵一带。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他们一直过着没有具体社会结构的部落生活。到了 3 至 10 世纪，这些由家庭纽带维系的部落才开始迁徙和定居，建立他们永久的家园。

唐朝时期，苗族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苗族人被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通过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交往，苗族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到了宋朝，官府在苗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制度，不少大、小领主都受到封建王朝的封赐，委以宣慰使、长官司等土司官职，从而为苗族人的经济势力扩张奠定了政治基础。14 至 17 世纪，也就是明朝年间，苗族人的势力范围达到了巅峰。当满

族人推翻明王朝时，许多苗族人为躲避血腥屠杀而西迁南移、逃进了崇山峻岭。从此，他们就在长江流域一带的深山老林或岩洞里繁衍生息。后来，苗人或务农从军，或更名改姓在相对包容的地方定居下来。一部分苗族人逐步移居东南亚各国，远至暹罗和印度支那，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和越南。

根据服饰色彩，苗族分成多个支系，有“青苗”、“红苗”、“黑苗”、“绿苗”或“花苗”等。苗族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

我的祖辈来自“青苗”，“青苗”因其服饰色彩而得名：“青苗”族人喜用长江上游一带盛产的一种植物——蓝草——来提取靛蓝染布制衣。

我的先祖们在一片绿草如茵、丰美肥沃的河谷栖息，那里是武汉一个高地上一个名为“天祥”的寨子，几百年来，那里一如既往，从未有过任何改变。

正如我先祖的家族一样，那里的地主家庭都至少有五口人，而佃农或农奴们常常因为极其贫困而无力供养家庭。大地主同时也是商人和放贷者，其中不少是拥有粮仓、榨油机和商行的地方行政官和税收官。这使得那些地主老财们家底殷实，财多势大，称霸一方，直至20世纪，他们才开始走向没落，其权势也逐渐消逝殆尽。

在“天祥”寨，有一户地主人家，我的高外祖父就来自这个家庭，他生于1840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

高外祖父10岁丧父，15岁时，几个“月下老人”，也就是媒人跑上门给他提亲。那些个女儿家的名字旁都注明了生辰八字。然后，算命先生被召了来，一一打卦合八字。依算命先生看，女儿家得属蛇，因为高外祖父属龙。经过了一番测算之后，女儿家终于选定并许配给了高外祖父。她是汉人，姓周，名智凤。

高外祖父年富力强，是寨子里有名的大户：家里有成群的牲畜和大片良田，其土地大多种上了罂粟和水稻，而大堆大堆的厩肥也被卖作肥料。他只穿绫罗绸缎，由于毋须劳作，他把指甲留得老长。他还